

土地 第二部

情系太平川

范力国著

六篇小说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 土地

第二部

# 情系太平川

范力国◎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地/范力国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555-0031-5

I. ①土… II. ①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8648号

## 土 地

---

作 者 范力国  
责任编辑 云高娃  
封面设计 阿 荣  
版式设计 韩 芳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电话 0471—2236466 邮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200千  
印 张 86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 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0031-5  
总 定 价 105.00元  
本册定价 35.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目 录

---

第一 章 .....	1
第二 章 .....	23
第三 章 .....	42
第四 章 .....	61
第五 章 .....	79
第六 章 .....	94
第七 章 .....	111
第八 章 .....	128
第九 章 .....	144
第十 章 .....	160
第十一 章 .....	180
第十二 章 .....	193
第十三 章 .....	210
第十四 章 .....	225



第十五章	.....	246
第十六章	.....	263
第十七章	.....	280
第十八章	.....	301
第十九章	.....	322
第二十章	.....	340
第二十一章	.....	360
第二十二章	.....	378
第二十三章	.....	394
第二十四章	.....	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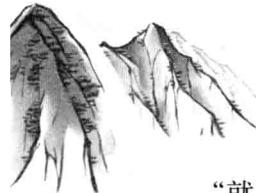
## 第一章

九月中旬的太平川，大地已经让一夏的风雨洗去了曾经的翠嫩，渐渐地露出了温暖醇厚的苍绿。披着绿里透黄的外衣的玉米和大豆，藏不住胸前的累累果实，和沙圪子上的黄柳条在微风的吹拂下，交相辉映、此起彼伏，共同鸣唱着秋天的序曲。然而，平原上大片的稻田却像铺在运动场上的草坪，苍翠欲滴，浑然不知秋天的到来，让三道沙梁、三道平原的太平川，凭添了一个多彩的境界。把这幅秋的油画改变了基本色调。特别是百泉沟村的大片稻田是丰收在望，似是别有洞天，让人倍感神秘莫测。

此时，双青县委政府在大青沟召开农村工作总结会议，太平川乡包世达书记和李强乡长参加了会议。

散会之后，尽管李强很郁闷，但还是热情地把来大青沟旅游的两个大学同学送到双青火车站，并给他们买了去往沧州的火车票。在站台上，李强握着同学的手说：“两位老同学，实在对不起。这次会议不让请假，没能全程陪同你们在大青沟游玩。下次你们来，我陪你们游遍科尔沁地区的所有景点。”

“咱们同学就数你厉害，才毕业两三年就当上了乡长。行了，这次借你的光还和县长一起喝了酒。你公务在身，不陪我们，我们也高兴。”一个身材高大的同学说。



# 土地

“就是，我们头一回得到这样的待遇，喝酒、吃手把肉、听民族歌曲。下次来，可就不是我们两个人了，最少也得五个同学。还有什么景点我们都得看看。”另一个同学说。

“景点多了，什么孝庄故里、三大寺、赛马场、扎鲁特旗草原、莫力庙水库等等。本县还有双合尔山、博王府。这些都是具有民族风格的旅游区，下次来一定让你们看看。”李强如数家珍介绍着。

“是吗，还有那么多的景点呢？那我还得来，把我的女朋友也带上，光我自己来没意思。”

“你这次为什么不领来呢？”

“我就是先来看看，要是好，她就来。哈哈哈！”

“车来了，我们上车了，谢谢你的照顾，再见！”

“再见，我等你们再来。”

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开走了，李强回到候车室，发现胖子李有才和他的父母坐在候车室的角落里。李强觉得奇怪便朝他们走了过去。

李有才正和父母一起吃东西，李有才吃一盒方便面，而他父母却在吃豆腐，新买的豆腐装在一个铝制的饭盒里，两口子用自己带的汤匙连汤一起吃着。

李强走过来问胖子：“有才，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胖子见是李强忙起身来，说：“啊，是李乡长，我想出一趟门。我爸妈来送我，早上起来没吃饭，在车站吃点。”

老李头见是李强也放下饭盒，对李强说：“李乡长啊，你从哪儿来的？”

“我从大青沟来，到车站送我的同学。大叔，你们这是要去哪里？”李强问。

老李头有些不好意思说，李有才说：“去通辽，我表哥给我找了一份建

筑工地的活，说一天七十元钱，我爸妈不放心，就过来送我。”

李强有些不解地问：“家里的庄稼还没收就走了，你父亲自己能忙得过来吗？”

老李头慢慢地说：“孩子，不瞒你说，那地收不收都中了。本来指着水稻下来就有粮食吃了，可谁曾想都贪青了，就剩下一把草。我寻思让有才去他表哥那找点活干，挣点钱好过冬啊，要不这日子怎么过呀？”

“大叔，你们只吃这个呀，买点火腿肠什么的，也经饿呀。”李强心里有些难过。

“不怕你笑话，家里没有一点钱了，给有才带的车费还是从他大姑那借的五十元钱。回去我们老两口子好对付，有苞米，还有咸菜，饿不死。当年那样挨着饿都过来了，这不比过去强多了。”老李头乐观地说着。

李强愣住了，这让李强心里很难受，觉得自己特别没用，连群众种地都管不好。老李头家是李强负责的贫困户，因为种水稻落得如此地步，让他感到非常羞愧。李强想了一下说：“大叔，让有才到瓷砖厂上班吧，先不要到外地去打工了。走！坐我的车回去。”

李强说完就来帮助老李头拿包袱，李有才对李强说：“瓷砖厂我去过，今年的工人收够了。”

“不行，你是我的联系户，不能看着不管，我知道厂里还有用人的地方，上班离家近，还能照顾家。你就听我的，赶紧拿东西上车。”李强不由分说地拿起包袱就往外走，老李头一家三口人跟在李强的后面，来到小车前，都站在那不动。

李强打开车门，说：“上车呀，还愣着干什么。”

老李头和老伴先上了车，李有才有些迟缓地说：“这……还得麻烦你。”

“快上车吧，咱们直接去瓷砖厂。”

小车在公路上疾驶，不断超越大货车和其他车辆，两旁的村庄和树林疾



# 土地

闪而过。李强头也不回，目视着前方，胖子想和李强说话，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老李头看李强不吱声，还以为他生气了，看看李强说：“李乡长啊，这也太麻烦你了。按说你帮助我们种水稻，买了设备，也就够意思了。种不好水稻那不怨你，都是我们没经心，办班的时候有才没正经听。没啥的，不就一年没有收成嘛，明年再好好种呗。人们都说你李乡长为群众办事认真，前几年种甜菜的人们都这样说你，今天我算领教了，好人，群众的好官啊！”

李强赶紧道：“大叔，你别那么说，当干部应该做的，谁都一样。”

“那可不一样，有几个像你那样给群众种甜菜的，我没种还没看见别人家种吗？遇上你也是咱爷们儿有缘，我有福气。”老李头说着话拿出一支烟点着吸起来。

李有才小声说：“爸，人家小车里不能吸烟，等到下车时再抽吧。”

李强说：“没事，你抽吧，我的车没事，随便。”

百泉瓷砖厂区内的厂房林立，运送产品的小车和工人来来往往，一派繁忙的景象。生产车间高高的大烟囱吐着的白烟，和天上的云彩连在一起，分不清哪些是烟，哪些是云。

厂长室里，李强和李有才等人都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已经是厂长的李长玺在给大伙儿倒水沏茶。

李长玺看看胖子笑了，说：“你来应聘过，人们都叫你胖子，是有点胖。这回把李乡长搬来了，我要是不安排，是不是有点不尽人情了？”

李强忙说：“不是他求我，是我求他。我在火车站遇见他要去通辽打工，叫我给拉回来了。求完他还得求你，想个办法在厂里给找一个活干，这样他在家还能帮帮父母，行不行李厂长？”

李强说完看着李长玺，等着他的答复。

李长玺回过头来看看李有才，说：“我说你这小伙子真有运气，能遇上

李乡长扶持你们家。说真的，李乡长还没给任何人说过情呢，你是头一个，我要是不安排那就可惜了李乡长的一片心了。刚才李乡长都和我说明白了，要是没有特殊情况，他是不会来找我的。那就这样，你先到留留管的车间里干着，过几天再给你调整一下工种。中午一般都在厂里吃饭，来回上班你就先骑厂里的备用自行车，家里没有钱先找托娅去支点，到开工资的时候扣下就行了。咋样，中午在厂里喝点酒哇？两个月没见着你有点想了呢。”

李强长出了一口气，说：“酒就不喝了，这就感谢你了，等乡里开会我请你吧，真想和你喝点酒。哎，你还别说，别的不见长，我的酒量可见长了。”

“都是陪人喝酒喝的，别说是你，就连我都能喝一斤酒了。昨天中午沈阳来的老客户非要和我喝酒，我们俩一人一瓶，喝完该干啥干啥，啥事没耽误。”李长玺高兴地说。

“我看你这肚子也大了，少喝点酒吧，别把身体搞坏了。”

“我说，你要是中午不在这喝酒，那我可就干活去了，成品车间还有事找我呢。实在对不起了，改天再请你。有才，你还不干活去，直接去找留留就行了，他让你干啥就干啥。”李长玺干练地安排着。

李强高兴地站起身来，说：“好，那我就走了。先把李叔送回家，再到各家走走。”

李长玺听李强说到各家走走，站住问道：“去各家干啥呀，有事呀？”

李强有些为难地说：“县里开会点了咱们乡，其中还有咱们村。我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谁搞的鬼。”

李长玺不以为然地说：“水稻的事吧，有啥好看的，那不秃脑袋虱子明摆着嘛。县里研究那事干啥？说啥也晚了，还不如给群众点补助费呢。走吧，我送你，要不我怎么去车间。哈哈哈！”

李强来到大片地，已经贪青的水稻长得非常绿，块块都一样，哪块地是



谁家的，李强基本都知道。他在留留家的地边停了下来，看着这一片深绿色的稻苗，他拿起一根稻苗掰开看着，小苗刚出花蕊，这样的稻苗可能会颗粒无收。明海书记的话又响在他的耳边：“你们百泉沟村有个叫留留的，说他的地绝不歉收，是谁让他这样说的……”李强走完一块又一块地，远远地看见有一个老人在稻田地里，看样子好像是双合尔。李强沿着田埂走过去，果然是双合尔爷爷。李强来到双合尔跟前，说：“爷爷，你怎么来了，小心点别掉到水里。”

双合尔抬起头来见是李强，说：“强子来了，我听说今年的水稻都贪青了，不放心来看看，真可惜了的，可能大部分上不来粮食了。你看看这个，里面还没有花骨朵儿呢。”

李强接过来看着，说：“可不是，已经来不及了。”

“强子，我听人说都是因为你去党校学习，种水稻的事没有人管才落得这个样子，是吗？”

“爷爷，这事和我去党校学习是有一些关系，但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还有很多原因。”

“那个学校咱们不去不行吗？改个时间去就得了吧。你说这得有多大的遭损？有的人家那就是一年的口粮，一年的花销哇。都是个人种的地，和谁说理去，谁来担这个责任吧？”

“这……”李强无言以对，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强子，你一当乡长咋还不如当村长的时候了呢？啥都不如往年了，怎么回事呀？”双合尔说。

李强耐心地说：“爷爷，不是因为我，那是咱们村里的群众都到瓷砖厂去打工，没有时间种地了。投入的人和时间少，庄稼就长不好呗。”

双合尔直起腰来，看着手里的稻子像是对李强、也像是自言自语道：“打�能挣钱，那保命的粮田都不要了？强子，这可就是你的责任了，你得

想办法呀，你是乡长啊，得管全乡的地吧。群众种不过来，你找有能力的企业种，不能眼看着群众受损失啊。”

“今年怎么着也来不及了，明年我想办法解决种水稻的问题。”

“怎么解决？你来给种啊？你一个乡长得管全乡的事呢，个人的地你咋管？”

“找个企业种呗，还能怎么管？”

“今年还有企业种呢，怎么就没种成呢？”

“那是因为群众头一年不太了解企业，不敢让他们种。”

“明年就能了解了？要我看哪年都一样，除非是你来给大家种地，群众才能信得过。这年月信得着谁呀？”

“我一个乡长怎么给群众种地呀？”

“承包呗，乡长就不能给群众种地了？想办法，你不是办法多吗？就看你心里有没有群众，有没有乡亲们，有乡亲就有办法。”

李强沉默了，双合尔爷爷的话让他感到非常压抑，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可又不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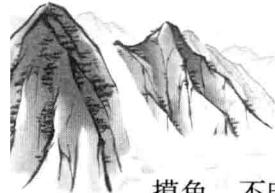
“回家了，别看了，上火！咋看也就这样了。”

李强无言以对，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李强送双合尔回家，两个人默默地走在路上，谁也不说话。李强不时地看看双合尔，老人一来气走路就快，有些上喘了。来到了小桥边，李强说：“爷爷，咱休息一会儿吧，你都上喘了。”

双合尔也不说话坐在小桥的台阶上，头扭向一边，也不看李强。李强知道双合尔生气了，也不敢再说什么，看着桥下潺潺的水流，想起和托娅、双合尔爷爷一起在河里捉鱼的情景……

十二岁的托娅挎着小筐，不时地看看筐里的小鱼，李强和双合尔爷爷在小河里捉鱼。双合尔手里拿着一个半圆的小网，李强什么也没拿，就在水里



# 土地

摸鱼，不时地把小鲫鱼扔上岸来，托娅把它捡起来放进小筐里。双合尔捞了几网之后就找个干净的地方把小鱼倒在地上，托娅放下筐捡小鱼。到了小桥边上，双合尔上了岸，对还在摸鱼的李强说：“强子上来吧，咱们回家，天有点凉了。”

李强又摸着一条小鲫鱼才上了岸，北风一吹，李强打起了哆嗦，上牙打下牙咯咯地响。双合尔走过来把李强已经湿了的上衣脱下来，又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李强穿上，自己上身只穿个小背心，等托娅捡完鱼，几个人就回家了。走在路上，李强觉得双合尔的上衣很温暖，他心里很感动，抬头看看双合尔说：“爷爷，你不冷吗？”

“爷爷是大人，不怕冷的。你小，衣服都湿了，所以就会冷。怎么样，还冷吗？”

“不冷了，你的衣服很暖和。”

李强穿的衣服盖过了大腿，双合尔又半光着膀子，托娅看看笑着说：“你们爷儿俩好像打了败仗的兵，一个光着、一个裹着，哈哈！”

“爷爷，你晚上喝酒吧，喝酒会暖和的，我爸那有酒，我一会儿回家给你拿来，再让奶奶把小鱼炖了下酒。”李强边走边看光着膀子的双合尔说。

双合尔用手摸着李强的头，很高兴地说：“好小子，知道心疼爷爷了。晚上我让你奶奶把大鱼炖了，小鱼炸酱吃。你晚上别回家了，我把爸爸也找来，咱们一起吃饭好吧？”

“我去叫我爸，把酒也拿来。”

“好，晚上好好喝点酒，好些天没有和你爸喝酒了。哈哈！”

双合尔见李强不说话，回头看了看他说：“庄稼人的事还得庄稼人自己办，谁也帮不了。就说你吧，还当着乡长呢，村里的地不也种成这样了吗？指着企业解决问题，企业还指着咱们的地给他挣钱呢，没有利益谁来呀，白给群众服务？老话说得好，没供的喇嘛不念经。”

双合尔的话李强没有办法接茬，让他感到沉重……李强心里很郁闷，双合尔的态度他很在意，回到家里把门一关，鞋也没脱就躺在了炕上，望着棚顶想着双合尔爷爷的话。李强的儿子小龙已经会走了，见爸爸回来，脚步蹒跚地走过来敲门：“爸爸！爸爸！”

李强一骨碌起身，开门抱起小龙亲了起来，小龙也依偎在李强的怀里，用小手抓住李强的鼻子笑着。

三胖从外面进来，见父子俩那个亲近劲，高兴地笑着说：“哎呀！这爷儿俩打起来了，快来看哪！”

其其格听到三胖的叫声，赶紧过来，看见李强和小龙扭在一起笑得十分开心，说：“这小犊子两天没见着爸爸了，让他亲近一会儿吧，别拉着。”

李强放开小龙，说：“三嫂怎么没把小凤抱来呢，叫他们俩玩呗。”

“小凤他奶看着呢，昨天还来了，两个人玩得可高兴了，玩完还不想走了，小龙也不让回去，一走他就哭。”三胖高兴地说。

李强看着其其格问：“妈，饭好了吗？我饿了，吃完饭我有点事出去一趟。”

其其格说：“饭已经好了，等我再炖点菜就吃饭。你先等一会儿吧。”

李强忽然想起会上明海说的话，问三胖：“三嫂，你知道工作队来村里调查的事吗？”

“不知道哇，没有人说起呀。”

“乡里或者县里的人没找过你吗？”

“没有，有也是和留留说，没和我说过。”

小龙又上来了，这爷儿俩又扭在了一起，李强说：“妈，看你的孙子，没完了。我的耳朵呀，好小子，等你妈回来看我不告诉她的。”

其其格和三胖在一旁笑着，还纵容小龙，小龙更来劲了。

吃过晚饭之后，李强来到二迷糊家。二迷糊两口子吃完饭正在看电视，



# 土地

见李强来了忙着让坐，又拿来茶杯给李强沏茶。

二迷糊有些意外，说：“李乡长咋这么闲着呢，你可老长时间没到我家来了。也是，当了乡长可就没有时间串门了，事多呀。”

“你给我们买的茶叶现在还没喝完呢，足有二三斤，喝一年了还有。”膘子笑着说。

“今天没有啥事，出来看看你们。怎么样？活都忙完了，就等着秋收了吧？”李强微笑着问。

膘子接过话说：“可不是，就等着秋收了，不过也没有啥，也就是秋菜和玉米，水稻收不收都行，怕是不赶趟了。”

“你说啥呢？咋就不赶趟了？这离上冻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呢，咋还不得上半个多月粮食。”二迷糊有意解释着。

李强心里明白，这是二迷糊给他面子呢，当着他的面不好说水稻要绝收的事。李强表情很严肃地问：“二叔，我想和你打听一件事，前些天县里的工作组来咱们村调查水稻的事了吗？”

二迷糊迟疑了一下说：“来过，还有乡里的刘副书记，他们是三个人，两个是县里的。”

“他们问什么了？到地里看了没有？”

“在家问的，听说在各家调查完之后又去地里看的。咋的，有啥事了？”膘子说。

“他们问你，你们是怎么说的？说歉收了，绝收了，还是丰收了？”李强问二迷糊。

二迷糊一听李强这样问，觉着有点问题，他看看膘子，又回过头来对李强说：“我就说今年丰收了，水稻苗长得很壮，产量得超过往年。这不还没有到秋天吗？谁知道收不收哇。”

“各家都这么说的，李长玺和我们大伙儿说了，这件事要统一口径，他

说这项工作是你抓的，不能因为这事给你造成影响。”膘子说。

李强听了很惊讶，半天没有说话，心想明海书记说的话是有来由的。膘子说完话见李强沉默了，也愣住了，有些不解地看看李强，又看看二迷糊，二迷糊示意她多嘴。

“李村长在哪儿说的？在各家，还是在村里？”李强问。

二迷糊说：“他来我们家闲串门唠起嗑来说的，他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怕你在乡里或者在上面受批评。反正各家的地就那样了，咋整也歉收，还把你拉进来干啥呀？你对群众就够意思了，为了群众的长远利益，费了多大的劲才种上的水稻。种不好那是个人的事，不能把责任落在你的身上，你要是受上级的批评或者是处分，咱们村的老少爷们心得多难受哇。”

“就是嘛，再说你春天也没在家，上级让你到外地去学习，走的时候安排的好好的。我听说都是那刘副书记把事整叉劈了，群众没学好都是他的事，跟你没有关系。长玺说水稻是你抓的项目，责任还要落到你的头上，这可有点不公平。要我说长玺安排的就对，我们收不收的问题不大，影响了你可不行，你可是咱们村的心肝，打死我们也不说歉收，爱咋咋的。”膘子激动地说着。

李强听了二迷糊和膘子的话，让他很感动，到了嘴边的话就是说不出来。多么好的乡亲们，为了不让自己受批评，宁愿瞒报歉收。作为一个乡干部，却把工作做到这种程度，让乡亲们遭受了这么大的损失。李强把脸转向窗口，看着房后结满果子的沙果树，绿里透红的沙果压弯了枝条，小树承载着那么多的果实，可它还是那么默默地承受着。这让李强感动，他的眼里已闪出泪光。

李强又走了几户人家，都和二迷糊家说的一样，有的是李长玺做的工作，有的是自己想那么说，乡亲们的话感动着李强。从乡亲家里出来，走在这熟悉的街道上，看着从小藏过猫猫，捉过蚂蚱和蝴蝶的小草地，李强觉得



# 土地

自己还是个孩子，这个生他养他的小村子就像是个大摇篮，感觉在这个摇篮里是那么的幸福，乡亲们像母亲一样守护着自己。李强不知不觉地走过了留留的家，他想了想又返身回来，悄悄地进了留留家的院子，在外面就听见屋子里三胖在哄小凤吃奶。

“小凤乖，快吃吧，吃饱了该睡觉了，明天好找你弟弟小龙去呀。”

“我不要瓶瓶，要咂咂！我要咂咂嘛！”

“我姑娘乖，快点吃，吃完了爸爸让你骑大马，这么高的大马。”

“哎，妈妈的姑娘最听话了，真乖。”

李强走进屋子，见三胖正在给小凤喂奶粉，他愣住了，此时三胖和留留也愣住了。留留起来得快，马上下地，说：“李乡长来了，看我这屋子乱的，没……没个坐的地方，来坐凳子吧。”

李强坐下来看着桌子上的奶瓶奶粉等，他才明白，原来三胖给小龙喂奶不是因为奶多，而是给小凤喂了奶粉。这令李强十分的惊讶，李强指着奶粉袋子说：“原来你们给小凤吃的是奶粉，把三嫂的奶水都给小龙吃了。你们怎么能这样呢？这怎么对得起小凤？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小龙可以喂别的东西嘛，这叫我说什么好哇。”

三胖解释说：“每天也没喂多少，就是晚上喂一次，其他时间都吃我的奶呢。真的，这也是长大点了，吃得多了才喂奶粉的，不长时间，还不到半个月呢。”

留留说：“对，都没有半个月，也就……就十天吧，也就是晚上喂点。你别想啥事，咱们两家还说……啥呀，那不见外了？”

李强心里很激动，用手拿起一个奶瓶子看着，回过头来问留留：“我听说你和县里工作队的干部说你的水稻丰收了，有这回事吗？”

“说了，和县里来的工……工作队长老刘说的。咋的，有事啊？”

“你怎么说丰收了呢，明明是绝收了，这是怎么一回事？”